

◆青梅专栏·八十年代

## 香 兰

香兰最先是赵宝全的老婆，然后是图木的老婆，再然后是谁的老婆，下洼子人就不知道了。

香兰不是下洼子最带劲儿的女人，却是下洼子最浪的女人。

香兰个儿不高，却媚儿呀媚儿的，走起路来，腰呀腚呀的，都拧得恰到好处。

香兰小时候没吃过啥苦，和她差不多大的孩子，饿得走路直打晃儿的时候，香兰正坐在自家的炕头上，吃着烙饼。

香兰很小就被亲爹妈送了人，她的养父是个郎中，据说都能替别人家的老娘们儿揣上孩子，可他自己的老婆，却一辈子没开怀儿，无奈之下，四十多岁的时候，抱养了香兰。

香兰这个名字是养父起的，她的穷得掉底儿的亲爹妈，在香兰两岁的时候，还没顾得上给她取名字。

香兰在下洼子很有名。说起她，村里人一是撇嘴二是笑。

为啥撇嘴，因为她家招了个拉帮套。为啥笑呢，因为不知道她家到晚上咋睡觉。

香兰的男人叫赵宝全，是个大酒包。赵宝全喝酒，不像别人红光满面的他总是拉拉个脸喝，那脸呢，还越喝越白。村里人都说，喝酒脸白的人交不得，这样的男人心狠呢。

或许真应了村人的话，赵宝全不喝酒，虽说脸上没笑，但不打老婆，喝着酒就像个牲口，打香兰，打到他浑身上下棉花套子似的软面，才上炕睡觉。

香兰命苦，赵宝全打她，她也不敢大声哭喊，谁让她的养父罕么样儿就死了呢，养父死了，养母成了五保户，自己都顾不过来自己，没上香兰家养老，没让香兰成天看赵宝全的脸色活着，已经是烧高香了。

香兰给赵宝全生了两个闺女，大闺女叫赵喜燕，二闺女叫赵喜凤。因为他们家拉帮套，被屯里人看不起，大闺女被大伙儿叫成狗燕，二闺女被叫成了狗凤。

赵宝全不乐意干活，整天昼摸喝大酒，喝到最后，连房子都没了，住进了有三间房跑腿子（光棍）的图木家。

图木长得高高瘦瘦，下巴上留着一撮二寸来长的山羊胡子，年龄比香兰小，三十七八岁，浑身都是劲儿。电子人形容谁有劲，好用尿尿和脱坯做比喻。据说图木能一口气脱五百块坯，中间不歇气儿。据说图木尿尿，往墙根尿，能尿倒一面墙，往地上尿，能尿出一个坑。秋收的时候，谁家的苞米发现被偷了，又在苞米地里发现苞米秆被尿得见了根须，大家一准说是图木干的。

赵宝全呢，尿尿分叉，走路都扶墙，心里想耕香兰这片地，身上也没有劲儿。图木，香兰，一个想女人，一个想汉子，干柴与烈火，不烧起来才怪，西下洼子的天一时就变了色。

赵宝全喝酒，喜欢干喝。小桌一放，老腿一盘，一只手往怀里一插，一只手捏盅，就开喝，越喝脸越白。

自打搬进图木家的西屋，香兰整个人都抖起来了，赵宝全只要一打她，她立马儿扯脖子开嚎，东屋的图木听到香兰的浪嚎，两步就跨进门来。图木只需一下，就能把赵宝全放倒，然后夹起香兰就回自己的东屋，很是仗义。

这等事儿，赵宝全是默许了的。自从搬进图木的房子，他就啥活儿不干了，电子里很难看到他的身影，一天到晚就是坐在炕头上，手插怀里喝酒，喝图木给他买的散酒。

喜燕、喜凤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了，自然都看不起这样的妈，可也没办法，谁让全家都指着图木活命呢？

喜燕十五岁的时候，已经懂得一点男女之事，她开始厌恶自己的家庭，也害怕图木的目光，在一个早晨，一个人远走他乡，再也没有回来，是死是活，谁都不知道。

喜凤十七的时候和本屯的一个男人结了婚，因为男人总打她，前些年撇下一个女孩，悄无声息地走了。后来听屯里人说，前段时间喜凤回下洼子看孩子了，穿着貂皮，戴着墨镜，开着奔驰，更邪乎的是，走到哪儿，后面都跟着两个保镖。

十几年前，赵宝全死了，香兰收拾收拾，彻底搬进了图木的东屋，正大光明地做了几年夫妻，听说两人结婚的时候，还挺像回事儿，新做了两双被褥，图木给香兰买了金项链、金耳环、金戒指，香兰还特意去县里烫了头。

前段时间子去下洼子，听说图木也死了，香兰贱价卖掉了图木的房子，不知去向。



青梅,原名张淑玲,蒙古族,黑龙江省肇源县人,现任《大庆晚报》、掌尚大庆编辑。

◆书心书影

## 春风随诗舞芳菲

徐霁旻

—  
通读李春林《春风喻》全稿，既有之前《蓝梦》的旧影，更有脱颖而出的新意。

诚然，《春风喻》只有3个类别，50个篇章，文字却比《蓝梦》多了好多。精彩的华章，动人的锦句，更是源源不断。

无论是《蓝梦》还是《春风喻》，家乡的题材，总是李春林笔下挥之不尽的情怀。从《云雨龙山》《龙山的秋》到《龙山冬语》《龙山的飞羽》，让我们总是觉得作者无时无刻不是“行走在龙山的经语中，行走在龙山的春风与碎梦之间”。“这诗意的故乡，将是我今生为你沦陷的沧桑。”

李春林的家乡塔畈，是一个山清水秀之地，风光旖旎之所。这个极其难得的宜人宜居的优雅境界，其实我在1980年代就去领略过，而且不止一次。大圣塔遗址的百年沧桑，半边街的独具特色，杏花村的美好传说，龙山的云烟逶迤……一处处都是令人向往的地方。我第一次去塔畈，是采访黄梅戏民间老艺人江金煌、汪呈高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，竟然一家三口组建家庭剧团出演《红灯记》，成为全县唯一的文化创举。最后一次去，是21世纪之初，我去采访著名小说家张恨水的结发妻子徐文淑的胞妹徐杏淑，久病的80多岁的老人家，嫁到塔畈60年，从此没有走出过山区，但一看到我出示的张恨水照片，从病榻上一跃而起，握住照片，喜形于色反复地说“这是我大姐夫，我大姐夫”……由此可知，对于作者笔下的家乡龙山，我是有着与作者同样的感慨与惊叹；有这

样的人物，有这样的文化，有这样的经典，有这些不同凡响的故事……分明是卧虎藏龙之地，不叫“龙山”叫什么？

对这片诗意的锦绣大地，怪不得李春林无限激情地赞道：“思念如羽，寂寥如烟，憧憬如雪，风水如珠……”

二  
作者在赞美家乡的同时，也饱蘸浓墨，满怀激情，去赞美春天，赞美山水，赞美世界，赞美新时代。

从那充满着动人佳句的《初春的律动》《夜色中的雪湖》《山水无边》《灯火里的春节》等众多篇章中，我们可窥一斑。作者的笔触，已经突破了故土与地域，而是把人间的美好融入了胸怀，把大千世界融入了笔端。如《邂逅桐城》《再度天柱山》《在五庙遇见新田》，看出其视野的拓展。从《谷雨记》《梨花白》《昆仑寨》《长山河》看出其对大自然的热爱。从《新春慢语》《仲夏的村庄》《秋日漫步》《初冬碎语》看出作者对四季的感悟。这类文字，着笔的是山水，描写的是胸臆，抒发的是情愫，感悟的是哲理。

李春林是教育学学士，省级特级教师，不仅在宏观上对教书育人有着特别的情愫，在微观上对语言运用也有着个性化的阐释。春风无语，却能打开心灵中的山水画卷。小草无声，却能聆听到梅花枝头的呓语。烟雨弥漫，却能想象到炊烟中的燕巢呢喃。他认为，诗歌是一个人在逍遥的表达，小说的表达方式肯定需要许多人的共谋，散文是生命本



蓄势待发 孙世华 摄

◆山川故园

## 情系那片红杉林

宋海明

临近大雪纷飞的冬天，尽管四野寒气袭人，但置身怀宁县雷埠金鸡湖边那片红杉林中，全身竟有种暖洋洋的感觉。

这片几百亩数千棵挺拔的红杉林，随着季节的变换，换装似的，由春的淡绿，夏的深绿，秋的淡红，变成了冬的深红。这片由绿变红的天地间，迎来喜鹊的欢歌，不息的人流。就算是在雨季雪天，这里也是许多外来房车的观光露营地，红杉林迷人的风光、宁静的环境、散发的新鲜空气让旅人们流连忘返。

打开导航，下怀宁腊树高速，驾车到达雷埠金鸡湖红杉林也就10分钟路程。沿途的山丘旷野，花草果木，禾苗五谷，一一映入眼帘。山川，河流，村庄，一处一风光。远近村庄传来的鸡鸣狗叫声，袅袅炊烟，呈现的是人间烟火气。

临近那片红杉林，四周山丘村庄环绕，形似一块盆地。在一个影视戏剧编剧、导演的眼里，这里是一个天然的影视拍摄基地，四野的山丘村庄田园，最适合乡村振兴、爱情题材影视剧剧情取景，而那保存完好的老旧房舍、林木、泥土路，更是年代戏或战争题材影视剧的最佳拍摄取景地。

踏入红杉林中，处处风光无限，抬头仰望，一排排树干粗大挺拔，那深红的枝叶像极了一串串冲向高空的火焰。平视红杉林，一眼望不到边际，阳光穿透枝叶缝隙照入地面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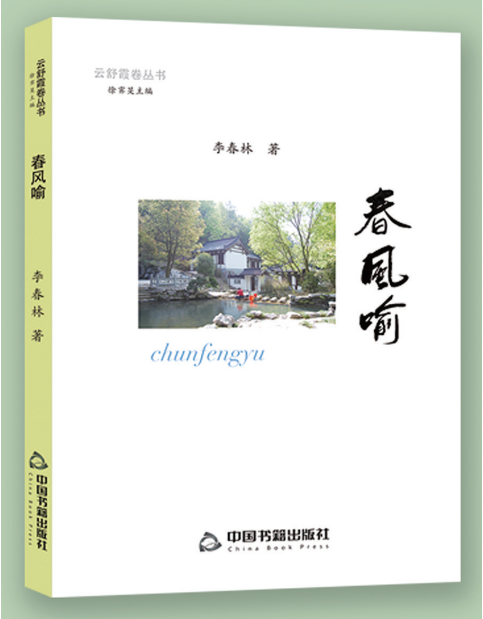
一道道闪着金光。飘落林间的枝叶，踏上去软绵绵的，似行走在铺盖的红地毯上。

游玩林间的男男女女，不是摆着千姿百态拍照留影，便是对着架设好的手机屏幕打卡直播，一些处在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斜靠在树杆上谈笑，沉浸其间。红杉林那美妙的风景线，令他们心旷神怡，如痴如醉，仿佛他们正躺在这片红杉林的甜蜜醉梦中。

林间随处可见的地垫上，放着折叠的桌椅，堆着五花八门的饮品食物，三五成群的男女，不是小家庭出游，便是亲友相聚，一群群孩子在红杉林中奔跑嬉戏，那银铃般的欢笑声，给红杉林增添了无限的欢乐。

一年四季，这里成了周边城里人远离喧闹、寻求自在的聚散地。对于那些爱好摄影、美术、文学创作的人来说，这里是最理想的灵感取材园地。果然，与几位游走红杉林取景的摄影师、画家交流时，他们描述了在红杉林中各自捕捉到的绝色景观。摄影师说，当红日升起的晨光及夕阳光晖射进红杉林时，那种抢拍入镜的画面无限美妙。画家描述着日间在红杉林中捕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，夜晚，那明星亮月相伴红杉林倒映金鸡湖面的景色，真是无处找寻的奇观。

夜宿林间随处可见的帐篷灯光与驻扎林外停放扎堆的房车灯火，串起烧烤摊点的炉火，将一块野地夜空烘托成了繁华世界。放



《春风喻》 李春林 著  
中国书籍出版社

质属性最佳的一种叙述，有着旺盛的生命力，从古至今都是如此。而散文诗，则是把叙述性与抒情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综合文体，是丰富的修辞运用与诗意的语言表达。有诗的情绪和幻想，有散文的结构与内涵，是诗化的散文，是散文化的诗。李春林长期以来，致力于散文诗的写作，而且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果。除在全国各地报刊与网络媒体不时发表散文诗佳作外，单是出版的散文诗作品集就有三部。这在家乡是独一无二，难能可贵的。

李春林的散文诗，热情而又凝重，大气而又奔放，婉转而又沉吟，甚而充满着哲理性的思辨。读来叫人既能欣赏，又能享受，欣赏其文字所给予的愉悦，享受其意境带来的慰藉。越读心越醉，越读情越重。如饮陈年老酒，愈品味愈浓。

读《浮生六记》，沈复写他的妻子陈芸。陈芸就是被林语堂称赞为“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”的芸娘。芸娘每日饭必用茶泡，喜食芥卤腐乳，所谓芥卤腐乳，就是当地俗称“臭腐乳”的吃食，她还喜食虾卤瓜。

芥卤腐乳和虾卤瓜这两样配饭吃的小菜，虽是芸娘的心头好，初时却是沈复平生最讨厌的吃食。他戏谑芸娘，问她如此喜欢吃臭的食物，是没有胃子，不知道粪臭秽的狗？还是堆粪球，为了休养生息蜕变成蝉的屎壳郎？对于丈夫的取笑，芸娘一点也不生气，说：“腐乳，我不敢强迫你吃，但是卤瓜你可以捏着鼻子尝尝，吃了之后就知道它的美味了。”沈复嫌弃虾卤瓜的怪味当然坚决不肯品尝，芸娘用筷子夹了一些卤瓜强行塞他嘴里，他只好捏着鼻子咀嚼，这一尝，不得了，虾卤瓜，好吃。放开鼻子又吃，他居然吃出了鲜美香脆的滋味，从此就变得喜欢吃。

后来，他俩还把卤瓜捣烂拌腐乳，并取名为“双鲜酱”。从这名字，可见沈复的喜欢。他为自己感到莫名其妙，当初那么厌恶的虾卤瓜和腐乳，现在变得如此喜欢。我以为，不过是他与芸娘之间的情投意合，让他愿意跟着心爱的人去尝试有异味的食品，觉得味道不同于常的，也美味可口罢了。

我年幼时，家贫，每每到远途亲戚，我妈必抓鸡宰杀，炖了鸡汤待客，汤盘上桌，我先捞了一只鸡腿放在客人碗里，随即把另一只鸡腿夹进小弟碗中，这样的我被大人们交口称赞，他们说我实在懂事体贴，其实我不吃鸡腿，不过是不喜欢鸡肉散发的肉腥味。

家境日好，逢年过节，餐桌上日益丰盛起来，我妈会烧鸭蒸鹅，一盘油光闪亮，喷香扑鼻的红烧鹅端上桌子来，又一锅奶白浓稠、香气四溢的老鸭汤端上桌来。我妈就好像把天下最滋补身体的好东西都捧上桌了，她十分愿意我和小弟像饕餮之徒，慌不择路地狼吞虎咽，如此，她就感觉到她所有的忙碌都是有意义的。小弟还好，我却丁点的鸭肉、鹅肉也不上嘴，本来需要泡汤的饭，我就像《浮生六记》里的芸娘取来开水泡着吃。把我妈气得简直要掀桌子，后来被她逼着，我勉强捺了鸭珍、鹅珍之类，上嘴吃了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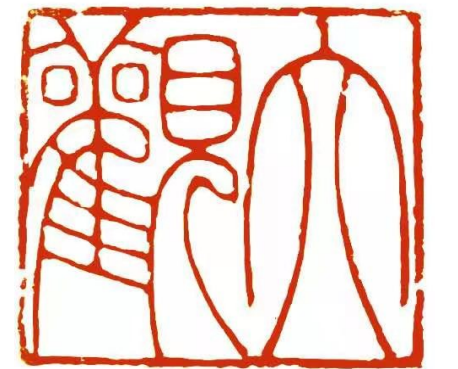
遇见先生后，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他了，他长得干净又帅气，就像春水一样明亮亮，招人倾慕和爱恋。恋爱的日子里才知道，别看他的气质是清清爽爽的，但此人无肉不欢，还特别喜欢吃猪大肠、羊肉等散发膻味的食物。

每每我俩去饭馆，他除了点上我爱吃的两个清淡小菜，必要让大厨给他来一盘猪大肠，冬天里也必点上一砂锅羊肉，每次看见他拖着猪大肠、羊肉大快朵颐，快乐开怀的样子，我的心就如小区里的喷泉汩汩地冒着快乐的水花。

他发现我光看他吃，自己却从不动一筷子，就劝我尝尝看，我摇摇头，我可是嫌弃鸡肉、鸭肉、鹅肉等吃食有动物腥气的人，怎么吃得了这一股膻味的大肠、羊肉？他倒也不逼着我吃，只是自己吃得更欢实了，渐渐我也跟着他吃一点，吃了后，觉得味道果然不坏，红烧的大肠绵软又有韧劲，涮火锅的羊肉鲜香，那点膻味又知道什么时候就闻不到，也吃出来了。我俩对着盘子大快朵颐的时候，先生总是说：“我说好吃，你以前不信，还说不喜欢吃。”

经过一年多的恋爱期，终于修成正果步入婚姻，我们的饮食口味已经相当和谐统一。每次去超市逛，都要买一只烤鸡回来吃。逢我们去饭馆里招待客人，必要点辣子鸡、老鸭汤之类。

也许这变化的味蕾，不过是有情饮水饱的另一种表达。



变化的味蕾  
颜巧霞